

世田立學全集

溫

虎魄



37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世界文學全集37

精裝39大冊

定價10600元

編纂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者：喜美出版社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114號
總經銷：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門市部：台北市萬大路576號
電話：3019692·3038722·3077633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一日

永恒的琥珀

小引

那個小房間裏是溫暖而潮濕的。暴怒的轟雷震得玻璃噼噼的響動，閃電像是從牆壁裏穿進來一般，雖在三月的中旬，這樣的暴風雨也是難得看見的，所以人人心裏都認為是不祥之兆，可是沒有一個人敢說出口來。

照着一般產房的習慣，裏面的傢具大部分都清出去了。現在只剩一張高頂的大床，底下有床檯墊着，四週掛着麻紗的帳子，此外是五六張矮櫈子，一張產婆用的接生凳，配着靠手靠背和鏤空的坐墊子。火爐邊有一張桌子上面放着一隻白鐵的水盆，褐色的帶子和一柄小刀，幾隻瓶子和幾個油罐，以及一堆棉軟的白布，靠近床頭放着一張有籐的舊搖籃，還是空着的。

那些鄉下女人都一聲不響的站在床邊，帶着緊張急切的面孔在那裏看着。床上躺着一個剛剛分娩的女人，身邊就是紅冬冬的小娃娃，一個滿身是汗的產婆低着頭，將手伸到被窩底下在做活，那些女人一會兒看看娃娃，一會兒看看產婆，眼睛裏面流露出同情的痛苦，乃至憐憫和憂懼，其中有個女人自己也正在懷孕，彎下身去看看那小娃，現出驚惶失色的樣子，這時那小娃突然出氣了，打了個噴嚏，張開嘴大聲哭起來。於是那些女人嘆了一口氣，放心了。

「珊瑚——」那產婆輕輕說道。

那個懷孕的女人抬起頭來，跟產婆低聲說了幾句話。產婆就到火爐旁邊坐下去，將那小娃在一盆溫暖的紅酒裏邊洗起澡來。那個女人將雙手伸進被窩，用一種穩定溫柔的動作開始揉那產婦的肚子。她的臉上起先現出一種焦急的神情，差不多近於恐怖，但是看見產婦慢慢睜開眼來朝她看了看，她那神情就立刻消失了。產婦的臉是緊張而憔悴的，加以剛才熬了這許多時的苦痛，更覺消瘦得出奇，兩隻眼睛陷進兩個漆黑的深洞，只有蓬在頭邊一堆淡金色的頭髮似乎還有點生氣。當她說話的時候，聲音也是虛弱乏力的，差不多同耳語一般。

「珊瑚——珊瑚，是我的孩子在哭嗎？」

珊瑚並不停止工作，只點了點她的頭，勉強裝出一個閃爍的微笑。「是的，裘蝶，那是你的孩子——你的女孩子，」其實那孩子的怒叫之聲正充滿了全室。

「我的——女孩子？」她雖然已經力乏，那種大失所望的意思是表現得明明白白的。「一個女孩子——」她又用一種帶着怨恨的低語說道，「可是我要一個男孩子的。約翰一定想要一個男孩子的。」眼淚漲滿了她的眼眶，淌下了她的眼角，流過她的兩頰；她將頭疲乏地朝了開去，彷彿是要逃避那孩子的哭聲。

可是她實在太疲乏了，已經不能擔待很多愁煩了，一種夢一般的鬆懈開始襲過她全身，這一種變動是差不多使她覺得愉快的，而且它一步比一步的緊逼近來，向她的身心兩方面同時攻擊，她就自然地向她投降了，因為經過這兩天來的煎熬，這種變動便似乎是一種解脫：剛才她還能感覺自己的心迅速的輕搏，現在她被吸下了一種漩渦，然後又鳥島的盤旋而上，那速度愈來愈大，終至她被提出了她的肉身，被提出了那間房子，隨着時間和空間飄蕩而去了……

她養的是個女孩子，當然約翰不會介意的，他還是會一樣的愛她，男孩子將來可以養，就是再養幾個女孩子也不妨的。現在第一個孩子已經養出來，以後就比較容易了。這是她母親常常對她說的，她母親自己就養過九個孩子。

當初她告訴約翰說他已做了父親的時候，她曾注意到他的面容，見他先經過一陣的驚惶，便突然展出快樂和驕傲的神色。當時他笑開臉來，褐色的臉上閃出一副白礫礫的牙齒，低着頭以一種崇敬的眼光看着她，跟她最後一次看見他的那種眼光一模一樣的。她對他記得最清楚的也就是他的眼睛，因為那眼睛是琥珀色的，彷彿一杯酒裏通過太陽光一般，黑色的瞳仁旁邊鑲着綠褐兩色的斑點。那眼光非常有力，彷彿他的全身精力都凝聚在那裏一般。

在她懷孕的期間，她一直都希望這個孩子的眼睛能像約翰；她這希望非常熱烈，始終都覺得自己一定可以如願而償的。

原來約翰姓曼，是獅林伯爵的世子，他父親死後，他就可以承襲伯爵。裘蝶從小女孩子的時候起，就知道自己將來一定要跟曼約翰結婚。因為她家也是英國一個歷史悠久的世家，最初跟諾爾曼人征服

英國，本來姓梅，後來經過若干世紀才改姓爲馬，那曼家却跟她家不同，他們是前一世紀裏面因天主教分裂坐地分贓才得興旺起來的。曼馬兩家的土地彼此毗連，且已做了三代的朋友，所以曼家的長子和馬家的長女結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約翰比裘蝶年紀大八歲，多年以來都對她不很注意，不過他覺得他們的婚姻是沒有問題的；當他還是個兒童而裘蝶尚在襁褓的時候，他們的婚約就已簽好了。及至裘蝶長大後，也是常常看見他的，因爲他常要到薔薇町來跟她四個哥哥騎馬、射箭、比劍；她看見了她，總要出現不勝欣慕的神氣，他對她卻總是淡淡然的，跟對自己的姊妹一般，並不感多大興趣。後來他進學校了，先到牛津，然後進內寺讀了一年光景，最後就到歐洲遊歷了。遊歷回來，他見她已是一個十六歲的絕色少女，便對她鍾情起來。裘蝶對他是向來鍾愛的，而兩個家庭又素來融洽，這樁婚事似乎沒有再延宕的理由。誰知道婚期訂在八月，戰爭却在八月爆發了。

裘蝶的父親馬維廉爵士立即宣言效忠於王室，獅林伯爵却同其他許多爵士猶豫了若干星期，然後才決定加入國會軍。過去一年裏面，裘蝶常常聽見他們兩老爲了政治問題在辯論，竟至於大聲喊嚷，互揮老拳，但到最後總是杯酒言歡仍歸於好，她始終不曾想到這樣的爭論會影響自己的終身。

獅林伯爵曾經多次宣言，他所不能忍受的是查理一世的虐政，不是勞德的教會政策，馬維廉却一直深信他的朋友，到了緊要關頭一定會明白過來，仍舊擁護王室的。誰知現在事實不如此，馬維廉始而懷疑不信，繼而驚愕忿怒，裘蝶起先還不十分明白英國已經發生內戰，但是她母親終於用冷酷的口氣告訴她，叫她從此再休想起曼約翰，——他們的婚禮永遠不能舉行了。

驚呆了的裘蝶點點頭表示同意，但她實在是不相信的。她父親說過戰爭三個月就會過去，等到戰爭過去之後，他們就會重新做起朋友來。那麼這次戰爭不過是他們生活中的一個暫時的間斷，不致於改變重要的事情，打破重大的計劃，毀壞故舊的習慣的。總之，她以爲這次戰爭對於她和她所認識的任何人都不至於發生真正的影響。

但是約翰在進軍隊之前來跟她話別的時候，維廉爵士竟是怒氣沖沖的迎上前去，喝叫他馬上滾開。事後裘蝶知道這件事，一連哭了幾個鐘頭，因爲他現在是跟她連嘴也不會親過一個，就出去打仗了。

幾天之後，維廉爵士和她的四個哥哥就都出發去勤王，同時他們田莊上和鄉村裏的精壯男子也大多數跟着他們走了。現在戰爭對於她似乎變得真實起來，她覺得非常痛恨，因為她的生活向來是安穩、優閒而快樂的，現在却被戰爭憑空闖斷了。

正不出維廉爵士所預期，王師的形勢非常順利。查理一世的姪兒呂貝親王屢屢告捷，終至除東南一隅之外，差不多整個英國都在王師掌握中。但是叛軍始終不肯投降，遂致戰事拖延不決。

在這期間，裘蝶的生活是很忙碌的，因為她家裏的男人都走了，她就有很多事情要做。她已沒有工夫練習歌舞，也沒有工夫做刺繡或彈小豎琴了。但是她的生活無論怎樣忙，仍舊無時不在思念曼約翰，無時不在計劃將來的事情，彷彿他們的婚姻不至因內戰而中斷，只不曉得他幾時才能回來罷了。她的母親見她這樣默不作聲的一直想心事，當然很容易猜到什麼緣故的，便竭力勸她把約翰的念頭丟開，並且告訴她說，他們兩老已在另行籌劃一門親事，那男家比曼家適當得多，因為他的盡忠王室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裘蝶決不肯忘記約翰，至於要她跟另外一個人結婚，那就像似要她承認一個陌生的新神一般了。

約翰去後五個月，曾經設法寄給她一個短箋，說他平安，並且表明愛她的意思。「等到戰爭過去之後，我們是要結婚的，裘蝶，不管我們的父母怎樣說。」又說他一有辦法，就立刻要回來看她。

及至他踐行這個承諾，已是六月中旬了。她編造了一篇謊話，騙過了她的母親，騎着馬，到他們兩家田產之間的一條小溪邊上去和他相會。他們雖然相識許多年，這是第一次無人監視完全自由的私會；從前她見他時總覺得害怕含羞，這回她一經跳下馬，便毫不遲疑膽願的投入他懷中去了。她從來沒有覺得自己這樣有主張，這樣躊躇滿志過。

「我是不能長久的，裘蝶，」他匆匆促促的說着，一面吻着她，「根本是不應該到這裏來的。可是我不能不看看你！來罷，讓我看看你罷。哦，你是多麼美啊——我記得你從來沒有這麼美的！」

她拼命的抓住他，心裏覺得再也不能放他走了。「哦，約翰！約翰，親愛的——我是多麼的惦記你啊！」

「你肯說這句話再好沒有了！我是一直在害怕——可是沒有關係的，是不是？讓我們的父母自己爭吵去罷，我們彼此還是一樣的相愛——」

「只是一樣的嗎？」她嚷道，她的喉嚨給驚喜交集的眼淚梗塞了，「哦，約翰！我們彼此更要相愛呢！我是等你走了之後方才知道自己多麼愛你的，我只是害怕——哦，這可怕的戰爭！我恨它！它要幾時才完呢，約翰？很快就會完了嗎？」她抬起頭來看着他，彷彿一個小女孩子向人求情似的，她的藍色眼睛大大的睜着，現出渴望和驚惶的神色來。

「很快嗎，裘蝶？」

他臉上泛起了陰雲，好久沒有話說；她急切地對他望着，恐懼爬過她全身。

「不會很快的嗎，約翰？」

他將一隻臂膀攔住她的腰，慢慢地向溪邊走去。其實天上一片蔚藍色，點綴着一大蓬羊毛似的白雲，彷彿是一陣大雨剛剛過去似的；空氣裏充滿着潮氣和濕泥的氣味。小溪沿岸長着柔嫩的赤楊和垂柳，白色的山茱萸正在開花。

「我想這是不會很快的，裘蝶，」最後他說道。「它也許還要延長許多時——再有幾年也說不定的。」

裘蝶站住了，抬起頭看了看他，現出不信的樣子。她今年已經十七歲，在這樣的年齡，半年便如一世紀，一年竟同永劫一般了。她想起自己要和他相隔幾年，覺得無論如何不能忍受也不願忍受的。

「再有幾年呢，約翰！」她嚷道。「但這是不能夠的！這叫我們怎麼辦呢？我們還沒有開始生活就要老了呢！約翰——」她突然抓住了他的肘膀子。「你帶我走罷！我們現在就結婚。哦，我不管怎樣生活都可以——」她見他有打斷她說話的意思，便又搶着說道。「軍營裏面並不是沒有女人跟去。這我知道的，所以我也可以去！我是什麼都不怕的——我可以——」

「裘蝶，親愛的——」他的聲音帶着哀求的調子，他的眼睛溫和而充滿着痛苦的神情。「我們現在不好結婚，我是無論如何不肯這樣害你的。軍營裏面原也有女人跟去——可不是像你這樣的女人，裘蝶不能的，親愛的——我們除了等待之外再沒有別的法子——戰爭總有一天要結束的——它決不能永遠

下去的——」

於是她突然覺得過去一年裏面所發生的事情都變真實了。都見分曉了，而且都具有固定的意義了。他是馬上就要走的，一天也不能多耽的，那麼幾時才能再見他呢？也許幾年不能見——也許永遠不能見——假如他被打死呢——她不敢想下去了，連這事的可能性她也不敢承認的。現在已經不用自我安慰了。戰爭是真實的。它的確是要影響他們的生活了，以前她所希望所信仰的一切，已經因戰爭而起變化，而戰爭又正要奪去她的將來，正要拒絕她的最簡單的要求和需要——

「可是，約翰！」她現在帶着慘苦而抗議的聲調喊嚷起來了，「那麼我們將來怎麼樣呢？如果王軍打勝仗，你怎麼辦？如果國會軍打勝仗，我又怎麼辦？哦，約翰，我是嚇壞了！這事到底要怎樣結局？」

約翰掉轉他的頭，牙關咬得緊緊的。「哦，裘蝶，這個我也不知道。不但是我們，我真不曉得戰爭結束了之後一般人怎麼過活呢。可是我想我們總有辦法的。」

於是裘蝶雙手掩着臉，悲悲切切的哭了起來，因為她回想過去一年的孤凄，料知來日無窮的寂寞，萬種愁情，一時交集，再也熬忍不住了。約翰重新將她摟在懷裏，嘗試寬解安慰她。

「不要哭，裘蝶，親愛的。我是會回來的。我們總有一天會有我們的家庭，總有一天我們會互相——」

「總有一天，約翰！」她的臂膀拼命摟住他，臉上現出驚惶的神色，眼睛失神似的發楞着。「總有一天！可是假使那一天永遠不來呢？」

一小時之後，他走了，裘蝶又騎馬回家，心境快樂而安靜，覺得生平從來未有這樣的滿足，因為現在，不管怎樣的事情發生，也不管戰爭誰勝誰敗，他們倆的關係是確定的了。他們也許要分離一時，可是從此他們永遠不會真正的隔絕，她覺得生活比較簡單了，同時也比較圓滿了。

起先，她想起要再去見她的母親，要去正視母親的面孔，心裏頗覺惶惑而驚嚇。她想起自己小時，每次做錯了事，她母親安妮夫人雖沒有親眼看見，也總會知道的，現在她怕剛才的事被母親得知，心境也同小時一樣了。但是過了幾天都平安無事，裘蝶便放心下來，開始從事她的荒唐的回憶。每一個微笑

，每一下親吻和接觸，每一句示愛的詞兒，她都像珍貴的紀念品一般，在回憶中屢屢提出，以安慰她的空間，寬解她的疑慮，排除那從四面圍來的恐懼。

此事之後不過一個月，便有消息傳來，說王師在圓路坡打了大勝仗，同時維廉爵士也寄信回家，說和平隨時都可實現了。裘蝶的希望帶着荒唐的樂觀飛昇起來，而安妮夫人却給她嚴厲的警告，說是從今以後無論曼約翰或是他家裏的任何人都不能再涉足薔薇町了，但是她以為只要戰爭終止，那就無論它是怎樣終止法，他們總有方法解決他們的問題。這是約翰曾經說過的。

這時她才發覺自己懷孕了。

起先她察覺到自己身上有些奇怪的徵候，還以為是輕微的病症而已，但她終於知道是什麼了。這一下震驚使得她在床上躺了好幾日，東西吃不下，臉色變得蒼白，人也瘦下去了。她的母親每次進房來看她，她總心驚肉跳的偷偷察看着，覺得母親眼光裏面分明流露出猜疑，聲音之間也有看不起她的意思了，要是讓他們發覺了怎麼辦呢？她連想都不敢去想它。她知道父親脾氣很暴躁，偏見又很深，一定要去找約翰來將他殺死的。於是她覺得不等事情發覺就得走，走到約翰那裏去，不論他在什麼地方都得尋到他。她決不能在自己家裏養私生子，這要使她的家庭蒙上不可磨滅的污辱。

到了九月裏，維廉爵士回家了，帶來王師勝利的消息。裘蝶始終不曾接到過約翰一封信，所以急切聽着她父親的話，希望他至少會提起約翰的名字來，暗示他還活着而無恙。然而維廉爵士即使知道約翰的消息，也不會在女兒面前說起他的，同時她母親對於這事也諱莫如深。他們兩老對於約翰都裝得沒有這麼一個人似的。

他們告訴她，他們已經給她選定一個夫婿了。

這被選定的夫婿穆阿蒙，是獵得岩的伯爵，一年半以前，他曾到薔薇町來拜訪，裘蝶曾經會過他一面，他今年三十五歲，新鰥不久，已經有了個襁褓中的兒子，她雖見過他，却已記不大清楚，只記得自己並不喜歡他。他的身材不過五呎六七吋，骨格很纖弱，却配上一個大大的頭顱，跟他的狹窄肩膀和瘦削身軀一點不相配，他的面容頗有貴族氣，窄窄的鼻子，薄薄的嘴唇，眼光然嚴厲而冷酷，却反映着一種肅穆的英明。這一種品性對於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是不受歡迎的，因為她心目中所理想的是一個美貌

風流而英勇的青年呢，而且那伯爵神情之間，總覺有一種東西要使她望而生畏，她自己說不出所以然來。總之，她即使從來沒有見過曼約翰，也不會要他做女婿的。

「我並不要結婚，」她這話出口來，自己都驚異着太大膽了。

她的父親對她瞪視着，眼睛裏面開始閃出危險的光芒，但是他正要開口，安妮夫人就叫她走出房去，並說過一會兒她會跟她說話的。原來裘蝶這種頑強執拗的態度，已使她的雙親都覺忿怒而且驚異了，然而他們仍舊積極進行給她成親的計劃，從此一切都不跟她商量了，因為他們深信她早一日結婚就可以早一日忘記曼約翰，這是對於他們大家都有好處的。

她的結婚禮服，是一年半以前預備她跟約翰結婚的時候就做好的，現在從箱子裏取出來，刷過燙過，掛在她房間裏，那禮服的材料是很厚的白緞子，從頭到脚都用珍珠鑲繡起來。領子和袖子都是很深的，用的是奶油色的花編，背後拖着一條開縫的長裙，裏邊襯着一件閃光筆挺的銀絲布緊內襯，當初這種禮服在法蘭西手工特製的，既美麗而且貴重，她本來非常愛它。現在呢，她連試穿一下都不答應了，並且念念的告訴她的奶媽，說要她穿這衣服，她就馬上準備穿她的屍衣了。

此後不久，獵得岩的伯爵到她家裏來，她屢次受到父母的警告，得要對他恭敬而親熱，她却一樣也不依，反而竭力的規避着他，就是見了面，也只有冷冰冰的幾句話。一經回到自己房間裏，她就悲悲切切的哭個不休。懷孕期間已經過了四個月，雖則穿着長裙還可掩飾幾星期，她却一直都惶恐着事情要敗露，愁惱和焦急使她瘦得不成人樣；只要聽見一點意外的聲音，立刻會得怔忡地跳起，見到人總是默不作聲，陰鬱着一張面孔，碰一碰就要惱怒起來。

我到底要怎麼辦呢？她常常要站在窗口前面這樣皆胡思亂想，一心盼望着祈禱着能夠看見約翰，或是由他那裏差一個人過山來救她。可是始終不見一人來。自從六月裏和他分別以後，她一直都沒有聽見他的消息，甚至連他的生死也是無從知道的。

不料在離開預定的婚期不到兩個星期的時候，忽然有消息傳來，說國會軍已在圍攻他們東南二十哩地方的一家巨宅，隨即那伯爵跟隨她的父親騎馬走了。經這一來，她才放下一顆心，雖然論理不應該，她却感到非常的舒適。

薔薇町地方適在王軍防區和國會軍佔領區的界線上，所以這附近被攻的消息，是含有惡兆的。自從戰爭開始，她家裏就一直防備着任何緊急事件的發生，在安妮夫人遵照爵爺臨走的囑咐，就着手做起被圍攻時的種種治備來了。當時一般貴族的家宅都很堅固，常有靠着幾個婦人和老者抵擋進攻軍隊至數星期或數月之久的，至於安妮夫人的性格更爲大眾所熟知；假使薔薇町受到圍攻，她一定會固守到每一個孩子和每一隻狗都餓死了爲止。

第二天晚上，巡更的人突然來了個警報，一時全莊的婦女都嚇得尖叫起來，以爲圍攻的時候已經到了；同時孩子們哭聲震天，狗兒們汪汪吠；什麼地方來了一聲毛瑟槍，裘蝶從床上跳下來，披上了睡衣，急忙奔去找她母親去。母親在樓下跟一位農夫說話，看見她來，就旋轉身子將雖一封打過封蠟的信遞了給她。裘蝶輕輕喘了一口氣，隨即臉色變得雪白，可是雖在她母親的冷酷而譴責的眼光之下，她心裏感到的熱烈感激和寬慰是掩飾不了的。她知道這封信必定是約翰寄來。當她打開封蠟開始展讀的時候，安妮夫人就把那農夫打發出去了。

「幾天之後我們就要攻打薔薇町。這一場的攻打我無法可以防止，可是我可以將你和你的母親送一個安全的地方。你們不要帶什麼東西，以免行路的困難。明天晚上天一黑，你們就到溪口那座房子底下等着好了。我不能親自去看你們，可是我有一個僕人是可以信任的，而且我已經一切都佈置好，有人會照顧你們，直到我能去看你們的時候。」

裘蝶抬起眼睛看看她母親，然後彷彿被強迫似的，將手裏的信慢慢遞給她。安妮夫人將信匆匆瞥了一眼，便走到那邊去丟進火爐裏去了。然後她又回轉來面對着她的女兒：

「唔？」她停了一會說道。

裘蝶衝動地跑到她身邊。「哦，母親，我們得走！如果我們留在這裏，我們是要被殺的？他會把我們帶到安全的地方去！」

「我不願意在這樣的時候離開家。同時，我也決然不能接受敵人的保護。」她的眼睛冷冷地看着裘蝶，她的神氣是傲慢的，而且帶着一點兒殘酷。「你選擇你自己的路罷，裘蝶，只是你要當心些。因爲如果你走了，我會告訴你父親說你做了俘虜了。從此我們永遠不能再見你的面。」

裘蝶曾有一個剎那竭力想要把經過的事情告訴她母親。她恨不得把這件事跟她解釋一下，恨不得使她了解他們是多麼相愛的——那樣的愛是不可能僅僅因為英國在戰爭就可以窒塞的——但她看了看安妮夫人的眼睛，就知道她的母親永遠不能了解，徒然使她對自己輕視和譴責而已。現在是得她自己下決心了，而且她一經下了決心之後，就可以無須任何的解釋。

她只帶着一件備用的衣服，以及她的少數的珠寶，就離開薔薇町而去了。那天晚上她同約翰派來的僕人走了一夜路，第二天不到中午，就到了厄塞的一個農家，已經是國會軍的境界，那家人家姓古，當家名叫馬太，妻子叫珊瑚。裘蝶依那僕人的話，自稱為孫約翰之妻，因丈夫跟家裏人有口角逃出來的。珊瑚只知道她是個貴族夫人，却不清楚究竟什麼爵位，裘蝶依着約翰的囑咐，也就不跟她多說什麼了。她以為戰爭過去之後，約翰親自到來，就什麼事都可解釋清楚的，暫時珊瑚將她當做自己的姊妹，介紹給同村的女人，說是她婆家的地方有戰事，避難到這裏來的。

珊瑚的境況還好，做人又很慷慨，裘蝶因而覺得很安適，隨即恢復她的樂觀了。不久她們成了非常親密的朋友，裘蝶覺得多年以來未有這樣的快樂。

約翰碰到有便就差人來，總說他一有可能就要來和她相聚。有一次他曾略略提起薔薇町仍在固守的話。但是現在她覺得她的家庭，父母，乃至那獵得岩的伯爵都彷彿和她隔膜了！她所關心的只是那一個農家，那些新交的朋友，那個小小的梅綠村，那個朝思暮想的約翰，而關心最甚的却又莫如自己肚裏那個蕪小的肉身。現在她已經沒有心事和恐懼了，人家又都當她是個體面的少婦，所以她日覺開懷，容顏也愈見美好。她的懷孕期間又毫無病痛。於是她一心巴望着給約翰生個頭胎的男孩，從來不曾想到會養出女孩來的。

她開始不安地扭動起來，意識到四肢肌肉苦痛的抽搐。眼前只覺得一片昏黑，彷彿是在水底下睜開眼似的。她却看出珊瑚綳着一張熱汗淋漓的臉，在那裏揉她的肚皮，也不知揉了多少時候了。

我必須叫她住手了，裘蝶昏昏沉沉的想着。看她的樣子疲倦得很了。

她聽見孩子在哭，這才重新記起那一個女孩子。我從來沒有替她想過名字。我該叫她什麼呢？裘蝶——或是安妮——或許該叫她珊瑚——

她輕輕說道：「珊瑚——我想我要給她取名琥珀——因為她父親的眼睛是這顏色的……」

這時她才曉得旁邊還有其他的女人，察覺到房間裏正在紛紛的忙亂。有個女人彎下了身子，鋪了一條熱布在她的額頭，同時將一條已經冷了的抽開去。她身上已經堆着好幾條被，可是她的面孔仍舊冰冷而潮濕，她又覺得自己的指頭也是冰冷的。她的耳朵嗡嗡地響，一陣眩暈的感覺又襲來了，將她倏的捲了下來，又倏的捲了上去，終至她眼睛裏只看見一陣迷霧一般的模糊，耳朵裏只聽見一陣囁語一般的紛亂。

她微微動彈起來，想要舒鬆一下腿上一回一回緊起來的抽搐。珊瑚看見這情狀，便將手掩面鳴嗚哭泣起來。隨即有另外一個女人彎下身去接替工作，將裘蝶的肚子搓揉按摩。

「珊瑚——哦，珊瑚——」裘蝶低聲叫道。同時她掙扎着抬起一隻手，把珊瑚的一隻手慢慢拉到自己面前。她看見那隻手掌上和指上都淋漓着鮮血，不由嚇得對它直瞪着眼睛，同時發出了一聲尖叫。

「珊瑚！」

珊瑚跪倒在她床面前，難受得滿臉都抽搐着。

「珊瑚！珊瑚，你救救我！我是不願意死的！」

其他的女人都熬不住大聲哭起來了，可是珊瑚竭力鎮定着，勉強裝出了笑容。「這是算不了什麼的，裘蝶。你千萬不要害怕，一點兒血算不了什麼的——」但是說到這裏她又鎮定不住了，重新抱着頭嗚咽起來。

裘蝶對她低着的頭呆呆瞪視了一刻，心裏愈加害怕起來。我是不能死的！她想道。我決不能死！我不願意死！我還要活！

她還想跟珊瑚說話，想向她求救——向她要求——珊瑚，珊瑚，不要讓我死——可是她聽不出自己的聲音——縱然張着嘴，却已不能成話了。

於是她又開始慢慢的飄蕩，重新飄進一種溫暖愉快的世界，這裏可以無須再怕死，也可以跟約翰重新團聚了。這時她已經什麼都看不見，她便聽憑眼睛自己閉起來，同時她耳朵裏的嗡嗡也已隔絕了其他一切的聲息。從此她就不再掙扎了，只是甘心情願的聽憑自己給飄去，因為她的疲倦已經達到不復耐

的程度，唯有歡迎這種飄蕩來解救她了。她又聽見她的女兒啼哭的聲音，清晰而響亮。那聲音重複了許多次，可是每次都漸遠漸輕，直至她不再聽見爲止。

十六年以來，梅綠村並沒有改變，就是過去二百年裏面，它也改變得極少極少的。

通貫全村有一條南北的直路，聖凱賽琳禮拜堂矗立在那條路的北端；像是一個仁慈的神父。從此分岐而下的便是夾路的村舍，一律是配着閣樓的半料茅房，上面蓋着茅草或稻草。那稻草本來金黃，逐漸變成濃褐色，現在因長着苔蘚而成翠綠了。屋面都有凸出的小軒窗，上有耐冬藤蘿之類蒙罩着。屋前都有未加修葺的厚籬笆與道路相隔，上面開着小小的柴門，有幾家人家都裝着攀援薔薇的穹形棚架，籬笆上面可以看見各式各樣的花兒，也有飛燕草，也有紫的白野百合，也有高達簷頭的木芙蓉；或又可看見一株草苗葉，一株梅子，或是一株櫻桃，正在繁花怒放的時節。

跟禮拜堂相對的一端有一片牧場，遇到村中有所慶祝的日子，青年們都在那裏比足球，賽拳術，同時那裏也就是全村人的跳舞場。

有一家紅磚門牆的客店，壁板之類都是陳年古代的銀灰色橡樹做的，門口挺出一塊裝在鐵桿上的臨街大招牌，上面畫着一隻粗劣的金獅子。附近就是鐵匠住家的矮房以及和它毗連的鐵鋪，再過去就是藥房，木匠的作場，和一兩家其他的店鋪。其餘的矮房都是農民住的，那些農民都有自己一點小小的耕地，行有餘力才到鄰近大農場上去幫忙。原來梅綠村附近並沒有王公大人的產業，村中的經濟生活是全靠一般家境優裕的自耕農維持的。

那一天風和日暖，蔚藍的天上點綴着長條的白雲，彷彿是拿水彩畫筆抹上去似的；空氣裏面充滿着春天的潮濕以及一種濃郁的泥土氣。那條街道給小雞、小鵝和小雀佔據去了，一家人家的大門口站着個小女孩子，手裏抱着一隻心愛的小兔子。

四下裏看不見幾個人，因為那時候將已傍晚，各人都得趕做自己的活兒，所以在外閒遊的只有幾隻狗，一兩隻正在玩耍的小貓，以及一些還不能做活的小孩子罷了。一個女人臂膀上套着一隻籃子從街上走過，另外一個女人打開閣樓的窗口，從一個由捲鬚藤和牽牛花織成的框子裏伸出頭來，跟那走路的女